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錄監生臣沈成均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八

記

修建五華書院記　　參政　黄琮　海陽

黄子以己酉之夏督學於滇至則聞所謂五華書院者以試事方棘日僕遬兩迤閒不及一詣比冬始往觀焉迤岑面拱翠澤胸羅真不減白鹿衡麓之勝而頽梁落棟鞠為茂草令人徘徊歎息久之會時有道署之役弗

克並舉越明年庚戌秋迺檄雲南府委官鳩度因其舊
修之制弗協者更之巳以丙舍不足辛亥復相左右町
疃及城隍之餘地葢之迄壬子春莫告成為屋百七十
有二修者半創者半於是五華之上宫牆翼翼而山川
之勝亦若為改觀矣黄子曰昔讀橐駝氏言深以促耕
督織為病然古者田畯田正職主勸相而循良之吏多
循行阡陌止舍鄉亭至榆薤葱韭雞豚之細各為課籍
何也儻亦民饑已饑民事已事有不忍坐視至此歟夫

學士之田也有庠序以聯之有科舉以勸之而又為書院以課督之與催耕促織何異顧海内自白鹿衡麓等四書院外在在有之寧獨不以為病實以為利至於滇則余又以為亟焉滇故百濮之餘也自漢元和中有神馬白鳥之瑞始開文學之風其後亂於唐棄於宋湮於勝國存者能幾至有明而始建諸學校至今上而始增科舉之額滇之於學其亦地之甌脱田之菑畒也其耕當倍力故所謂勞來而輔翼之者當倍篤且也車書内

向皇風遠翔二百餘年於兹矣而蟊賊潰訌冠攘竊據無時無之興師問罪撲而旋起者何以故豈非教道衰而彝倫斁愛人易使者少而犯上作亂之萌無自消歟則庠序之外復於書院課督之夫亦世道人心之慮有不得不然者或曰科舉興而士為辭章之學今將以辭章課之則亦利達之媒已耳於世道何裨焉噫結繩遠而文契繁圖書呈而爻象著實與起而為今日之科舉風會之流有自來矣且安見今之科舉而不為昔之賓

興耶夫口誦格言力探祕義得於心而筆之辭此孰非古三物中六藝之學而古人兼習其事令人直抉其精其於入道之門似尢簡徑若乃六德六行雖先王教人本旨要令從六藝中尋求服習涵濡而自得之實非課程可及何也教之可得而指學之可得而循者皆文也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聖人之望於人者約禮顧所日與從事者何嘗脫然離文故文之於學宇宙之日月燈光也文斯辨辨而後不可欺不可欺而後可責以不

自欺不自欺則誠誠之至聖之至也學之事盡矣余安見夫今之科舉不為昔之賔興也者顧誠與欺為何如耳惟諸生審處焉是役也經始協謀藉雲南太守彭君憲范之力蓋有文翁遺意而料材課工則廣南衛知事李枝陽鎮沅府經歷徐可迪分理書院事雲南府學訓導賀繼芳皆有功興作者例宜並書

追贈光禄寺少卿張公忠烈祠碑記

知州 楊春震武定

有升沉而無明昧者日月也即有時昧而明者自在也有古今而無顯晦者忠烈也即有時晦而顯者自在也光祿亞卿張公死節甚偉其有功於世教甚大雖崇禋祀未樹貞珉誠缺典也今上御極之四十有三年直指公按滇核公祀典廟主及死事顛末鄭重特至檄下屬震紀事之役深幸忠烈之靈今始昭揭宇内即固陋何敢諉焉謹按羅婺郡乘及父老曾耳目者傳聞甚悉公諱澤直隸安慶人由明經選擢異材晉雲南僉憲因武

定鳯賊繼祖叛大司馬呂公光洵受節鉞進勦公督兵由尋甸進時同事者失期公以孤軍深入被圍絶餉百計突圍莫出公乃北向再拜曰滅此朝食臣之夙心計不從心惟知授命願同睢陽作厲鬼殺賊此孤臣萬一之報乎祝畢欲自裁祖卒鐵騎馳入叩首請曰自作不靖固知死亡無日幸天賜明公願少緩須臾倘徼恩撫招以保數世餘業公亦無不利焉公乃厲聲叱曰狗猾犯順天討不容奉命而來有死無二頭可斷也心可剖

也烏知其他偵聞當事者咸欲姑許為出公計公乃容
揭司馬其略曰澤不職不克先事伐謀臨危制勝陷圍
辱命罪也何辭僅有一死以自贖耳賊惟恐職之死若
乃賊之自為計也豕性難馴狼心叵測如為職故招撫
之燎原燄天終必不免且果招撫之而罷討是曰縱寇
抑或陽許而陰討之始許而終討之是曰挾詐縱寇者
不武挾詐者非誠堂堂天朝安可蹈此惟懇置職膜外
一意進勦永除滇南噬臍之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從

此無心天日不必更念孤臣當是時繼祖求撫不已公
罵愈厲乃及於難吕公進勦之計始决四道並進寇持
久糧盡計窮走匿青雞羅山我師圍之兼以陰雲霾霧
賊遁無路説者謂張公之靈顯云賊黨懼甚斬祖首乞
降遂平司馬公以公死節事聞上哀悼贈公光禄寺少
卿勅守臣建廟立主合前後死事者凡七人每春秋郡
守祠之專享者惟公同知袁倬知州秦健次之知事高
心照磨張成吏目劉瑀廵檢俞伯官又次之指安罵賊

而死者諸生楊忠惠教官常存仁附焉丁未克舉之變一燬再燬廟主寢失其故矣惟時視篆貳守袁君及和守葛君擇善地移廟而新之方議且實表揚以鑒來禩時兵憲王公奉直指公之檄適至乃知忠義在人根於秉彝遂不謀而合乃爾嗟乎公之被圍也朝而允撫夕而脫難竟必死以殉夫豈一死塞責者哉若曰除他冦十不如除鳳冠一以他冦遠而易與鳳冠近而難制他冦之患在皮膚鳳冠之患在心腹公以死除之使深根

固蔕之强冠犂庭掃穴無噍類焉使魔宫鬼窟復見堯天豈非公一死之故致之耶故為嚴將軍頭烈則烈矣無補於蜀亡為嵇侍中血忠則忠矣無救於晉亂乃司馬之揭可以配秀實之笏求撫之駡可以續常山之舌精忠大節照耀古今雖與日月相輝映可也寧獨曰有顯無晦云乎

新建松華壩石閘碑記

提學　江　和　鄱陽

萬歷戊午歲滇水利憲副朱公請於御史南海潘公言

滇城東北郭故有松華壩郃甸之水走盤龍江者使東注於河河曰金稜土人呼曰金汁由金馬麓過春登里七十餘里而入海沿河支流以數十遞而下涵洞如級田以次受灌不知幾萬畝也而是壩獨橐籥之非壩則小膜易涸而河不任受蓄小漲易溢而河亦不任受瀉蓄瀉不任則腴田多蕪而民與糧逋河資壩所從來矣第壩故支以木築以土而無閘勢若堵牆遇浸輒敗歲修費閘司樁錢不貲有司草草持厥柄力龐而功暇僅

同築舍蓋費於壩者尚付之烏有況其不至於壩者也於河奚資焉而反以病予謂壩而不閘蓄瀉何恃即木而匪石終漂梗耳與其終縻多錢而民無利也孰與合數歲之費而甃以石通以閘自閘以往若牛舌尖中馬頭皆衝流也胥石乃固剏地與石鄰夫以畝科至便計也木樁之額累歲可問非他索也良吏經紀能吏分勞功者賞否者罰事成設以守時其翕縱而周防之如漕閘然此百世利也爰捐助銀一百六十餘金潘公遂捐

一百金撫軍河源李公亦捐二十金迄新撫軍歸安沈公按臺南昌楊公至申請如前三公皆如議交給以費藩司嘉興施公臬司金陵尹公扣徵停空木椿之逋負者又得四百十九餘金計若鉅若細悉從金出而世鎮沐公又慨然以近閘石山任其採取於是吏人各如檄起程募健伐堅創閘口高一丈餘長三丈餘廣一丈七尺牛舌尖中馬頭高一丈三尺長三十六丈六尺皆選石之堅厚者長短相制高下相紐如犬牙如魚貫而鈐

以鐵灌以鉛閘彷諸漕扁以巨枋啓閉如式東西兩涯之間駢岷壁屹水龍若控經始於萬歷四十六年孟秋至四十八年仲春告成乃名曰松華閘計費凡八百七十七兩有零匠作田夫五萬七千餘數力取諸隙績底以漸故功成而人安焉時與三司諸大夫登壩上觀壁如屹立地有安流而天不能災是歲大稔諸父老咨嗟嘆息曰朱公再造我也歸之朱公朱公不有其幸睹成事謬為記略而申以銘朱公名芹蜀富順人進士政務

興革利民多若此楊公名繼統秦南鄭人其與有勞者
書之陰銘曰湯湯金稜郃甸遡源建瓴忽分東西决川
𣀨枳而東如龍飲泉爪攖翼張百道蜿蜒割流膏埜萬
畦濡霑土耶木耶昔何闕然蕭葦捍衝歲糜金錢自公
之來嘉與更始亦有施尹悉賦成美楊公成之動有經
紀稟成諸臺規兹永利金石巖巖當其射激閘門言言
時其啓閉閉視其沍水弗外泒啓視其漲水弗内潰畚
授於農農隙乃至工食於官官厚其餼再閱春冬經始

自洪源陽咸肇河哉都乎於既安立乃功厥奏乃亟勿

勿亟乃奏厥功乃立安既於乎都哉河肇咸陽洪源自
公明德廣遠人代天工匪河無田匪閘無河毋恃絶纜
毋易逝波其流可穿其堅可磨蟻穴必窒如避鼉鼉有
沕必新毋仍斧柯百爾君子保障弘多庶綿斯澤礪山
帶河

新建重關記　　郎中　施堯化昆明

我明令於臺使者巡行郡國諸大利大害所在許一切
便宜釐舉海南潘公按滇之三閱歲激濁揚清威惠覃

洽先是有金稜河石閘之役莫河流於濤險奪民命於波臣龍石安瀾歲免衝齧滇之被大美而日食其力者惟公之賜業歌明德矣頃相繼持斧者復奉簡書計旦暮可弛擔負而公則念滇介遐服首城巨會勢尤居重馭輕城故無外郛亦惟相沿以至今日也前需之後後復視之前異日者驚在門庭莫救堂奧之安藩籬不固隨名腹心之侮豈非桒舍滋棼民難慮始乎邇者鳳酋狶突至躪内地前事可鑒利害較然因檄所司其議地

可保障城守者必役毋罷鳩庀工材寧糜公帑規度遠近務廣崇墉上下和懌百堵皆興計捐金錢三千餘緡鼎建戍樓凡八楨幹畚築丹䨼塗曁陴垣弩穴巍然井然經始於歲之三月落成於歲之九月諸邦伯大夫相與經營拮据嘉賴成績屬書其事余因遡成周盛時肅愼貢其楛矢越裳重譯獻雉尤以申畫郊圻愼固守封動色相戒下迨列國楚人伐莒莒潰入鄆春秋譏其無備公惟亟申畫謹修備以有兹役也險固旣設我之神

氣常張於以銷亂無形則保邦要道也雉堞星羅守望棊布居平不啓戎心猝有窺闗者亦可折箠而笞實禦夷長策也貿遷輻輳半處市廛蔽扞森嚴歸者雲集養閭閻之物力寓招徠之遠圖抑又通商恵民便計也萬里炎荒每憂鞭長不及一隅無蠧邉陲奠安用拓國家全盛則尤車書無外大順也洵一舉而衆善集矣說者曰衆心成城人和足恃其亦未睹於設險守國之議乎故重門禦暴葢取諸豫支傾持危適際夫盤鳴豫凶而

裕蠱吝分介綦微而維挽從之愚暗成事智睹未萌所從來矣夫人臣任事惟患無銳然必往之心耳以委卸滋因循因循成頹廢墐戸不塞風雨飄揺天下事大率近是公於滇既為河防而隄之又為牖戸以衛之豐穰歳登於南畝守備日壯於金湯其所為計安一方者擘畫不遺餘力使後之人盡如公之事不避難治先虞覆也行見廢者興仆者起衆劾劻勷底定之略邦鞏磐石帶礪之基滇民尚亦永利哉爰宜書之以告來者公諱

濵廣東南海人中萬歷辛丑科進士其按部諸善政業多誦之口碑紀之郡乘兹不具載是役也中丞沈公儆炌以後時至謀斷同心共弘遠略其經理則右轄施公爾志程督則憲副曽公守身楊公為棟趙公性粹都閫尹公啓易暨廣南守卲君建封昆明令汪君從龍咸與有勞焉法得並書

本朝

新建昆明書院碑記

總督　蔡毓榮　奉天

從來地方之治在風俗風俗之厚在教化教化之興在詩書其所以鼓舞而作新之者是又在上之人加之意爾滇雖僻在天末漢夷雜處然其山水清遠人才文物歷代不乏曩猓逆變征斂無時閭閻塗炭詩書煨燼小民疲於供億紳士竄於山林百姓十載無絃誦聲余奉揚

天討提師壓境之日烽烟千里滿地干戈泮藻黌宮鞠為茂草心竊傷之當是時惟撫軍王公與余同慨

然余尚膺楚任雖有志而未逮也及蕩平之後奉
命駐滇草昧經綸庶務交瘁凡設立營制招集流亡綏
輯土司會計兵食防禦盜賊澄敘官方諸大政莫
不竭心而計之悉力而行之
皇帝二十有二年補行辛酉科及二十三年甲子科鄉
試滇中雖取士如額然求其學行純粹才品卓越
者寥寥無幾由兵燹之後鼓舞作新者無其人而
涵育薰陶者無其地無惑乎士未知學民未知義

也因與司道諸君計之曰滇人士廢學久矣自余與撫軍初入滇時見學宫闕狀共嘆人才放失屢懷若久之間嘗覽其形勝鸚䴏碧雞之龍嶷昆池烟水之浩淼亦洋洋乎大觀也及夷考其人物自有明楊文襄嚴恭肅傅括蒼諸公而後盖代之士邈焉寡儔

聖明御世海宇澄清災沴潛消山川炳煥其鬱蒸之氣當必有如文襄恭肅諸公者起而應之余欲捐俸

以建書院俾寒困有志之士誦習其中育人才以

報

天子不亦可乎僉曰善於是擇於城南郭外東西兩寺之間買地一隅厥位面陽匪喧匪寂前殿三楹祠文昌帝君中構一閣為講貫之所後廳五楹為憩息之地兩廡各構三十厦為諸生棲止之區鳩工庀材始於甲子之冬落成於乙丑之春顏之曰昆明書院付雲南府昆明縣兩學司鐸者掌之吏為

置田三百畝歲收租一百二十石計口以給諸生之肄業者亦付司鐸者典其出納並勒諸石以志不朽是舉也雖出自余與撫軍王公入滇之初念然尤頼司道諸君共成之要莫非興教化厚風俗期至治之同心也然則滇人士之誦習其中者其亦思昆明為首善之地敦孝弟以立其本存忠信以厚其基服禮義以嫻其身尚廉恥以致其行出而得志則楊文襄之芳躅可步也即處而淑身亦

鄉黨之善人不失也凡若此者皆教化之所由興

風俗之所由厚也將由此而兩迤六詔家敦孝友

戸列詩書野老矢何力之歌郊童賡不識之頌地

方久安長治之道詎不在於是乎此又余與撫軍

之深有望於滇人士者也若或植黨羽而逐淩囂

假棲止而競趨謁借呫嗶以竊升斗豈特滇人士

之蒙其羞歟即典守者亦不得辭其咎也

改建雲南省城府縣學宫碑記

總督　范承勲　奉天

雲南有學始於漢章帝元和二年其說存其地未可深考自漢以下歷時興替亦未有定所迨元而建置始可考焉至於有明人文之盛競於中土咸曰學校為之也及考其學校何地則在五華山之西麓閒嘗登覽其概平闊爽塏蟠亙城中為省龍正脈有從蕪草廢垣中指數之曰此舊日俎豆之區也詩書禮樂之所萃也余得其始末輟為慨然

曰建學古今所同世治未嘗不興世衰未嘗不替
其興替之故非地為之而若與地有攸係焉我
皇上作興文教薄海内外百度維新予忝涖兹土於今
五年思所以移風易俗仰贊
文治之盛未始不孰籌其當而人才聲教尚有鬱而
未宣之象夫豈前代之規模當啓而今兹之風尚
難循與適哂庠士子合詞來請謂當日府縣原屬
一學向以變亂思遷今當急為合建上應

文明之會其言甚正與余愛育人才振興聲教之本懷深有合契者因商於中丞王公暨司道諸君咸以為然且曰乘時改建於象為革革之上六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改作而且由舊於義為復復之詞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舉大事而協占於易旦晚與作烏容緩余曰唯唯是誠不可緩即繕疏奏

聞

制曰可擇日肇事諸公共襄迺績基不再卜有五華之

舊址在材料移舊添新不支絀不徵調人情所奮陰若助之始於庚午之冬訖於辛未之夏兩序合一悉仍古制殿廡門堂齋舍祠宇諸所具備咸中程式於其成用釋菜禮則禮器樂舞之更新者皇皇濟濟陳於堂之上下羣大夫分獻趨蹌士庶之觀者圜橋門如堵莫不歡呼而進祝曰革而新新而舊合天道也得地靈也順人心也三善具而人文風化翕然丕變可操槃匜而與山川之神歆之

矣余曰唯唯否否余之為是舉也非形家者言也
古先王立學以為教習之詩書絃誦範之道德行
誼使之明其體達其用淑其身心以行於倫常日
用之間而推之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無不具
本末而善經權學之既成然後興其賢者能者庸
之以位論之以才別之以任抒其夙昔之所抱而
遺鉅投艱實有効於天下國家所以人品既正風
俗亦純後世寖失其意竟以科第利祿為念於是

舍其在已之可恃者而覬覦造物之私遂以形家之三吉六秀與五經四子相輔而行其刺謬甚矣且即以形家論之亦自有本山川得位則天地中和之氣絪緼磅礴鍾乎人必有聰明正直之資孝弟忠信之德不偏不駁少成若性長而涵濡於聖賢之道處則品行端恪出則政事詳明凡營膴私利之習非所志已此所謂山川之毓秀也而豈假其靈焉遂可不耕而刈不狩而獲哉今與諸師儒

約躬教責者本先王之制為品節條理勤勤開導而勸勉之下之執經者懲省惕厲舍其舊而新是圖立志須高積學須大一稟聖賢之訓而虛誠恭遜以副師長之所期撫容以利祿之心自畀其建立則上為名臣下為俊乂將見人才聲教頡頏中原其發祥正未有艾山川之光又重乎人矣是則予改建之本懷也至工作之若干經費之若干總其程者有人董其役者有人别記之

新建雲濤寺及新温泉碑記

巡撫 石琳 奉天

宇宙間英奇瑰偉之氣不鍾於人物則鍾於山水而人物之生又藉山水為之苞孕焉滇地界域外博大不如中州雄放不及秦楚韶秀不逮吳越然其冥壑激湍往往發為幽怪大抵亦蜀粤之流亞歟惟是脈近崑崙發舒未暢以故鍾毓於山水者十之九而著於人物者十之一余嘗讀有明名臣傳慨然慕楊少師文襄之為人知其出於滇也及

建節金碧之間弭棹滇池樂其汪洋灝瀚窮尾閭之所洩則自西而北滙為螳螂川蜿蜒奔注達於瀘入於江而朝宗於海矣連然當川之腰膂文襃石淙實據其勝山水有靈為生畀人洵矣夫上下數里中有温泉曹溪虎丘皆濵兹川與石淙盤互拱揖温泉之勝甲南荒昔賢品藻既詳獨泉南數百武巖洞八九嵌空玲瓏莫可窮詰誠羣真祕府也志乘既不備載土人命名又頗不典有文之者

或曰弱流曰雙柱曰雨花巖玉壺天醉醒石亦不
過隨地因時託物比興而未嘗有所切指也地去
會城不足齎糧政暇與制府范公迭遊更贊一時
藩臬諸君子共愜忻賞僉謀所以薙茀榛而顯靈
閟者會泉南數步復出一湯漋池瑩靚殆與碧玉
舊泉相映發似造物者特祕斯珍為今日開生面
范公而下咸出緡錢襄厥事而臬使許君尤力任
規畫謂非立招提不足恃以久遠於是卜地巖洞

之中脈絡融結之區創寺曰雲濤以奉乾竺先生
募禪僧主事經營而若亭若軒若室次第畢構參
差乎泉石映帶乎林巒仰而睇則露棟雲牕飛簷
松筠之表俯而視則雪淙雨瀑瀺灂堦除之側而
穴岫𡽪虧蚪猊潛駭欻噏萬態有時春疇數騎秋
波一艇或指為塵壒之壺嶠未必不疑鬼神之創
闢矣夫滇自未立國以來有是川即有是泉有是
巖洞宜乎奇材輩出柰何落落數千百年僅篤生

一石淙也其無待歟或尚有待歟俱未可知抑宇宙英竒瑰偉豐於山水而不得不嗇於人物乃爾耶工甫就訖會余叨

聖恩遷制兩粤瀕行再履斯境延佇久之不能無有望於後之人待山水而興者如前之有石淙也若夫逸豫之吟窮攬之勝如昔人之所以修禊雅集傳為美談非余之所篤好也爰記數語鋟諸巖阿以誌一時聚散之迹爾惡敢言文

重建表忠祠記

知府　丁煒　晉江

臨陽地鄰交趾郡城西半里許舊有表忠祠祀故明永樂時征簡定之變前後死事諸公歲以春秋二仲上辛致祭載在祀典明季沙逆倡亂祠毀于燹迄今未有修復者歲時有司臨祭率拜謁于荒碑蔓草間廟貌之不修非所以安忠魂肅祀典也歲庚午太守黃公遷蜀東憲副適際內艱賦歸有日煒以攝篆交代居有頃黃公謂煒曰不穀之謀

修表忠祠也屢矣屬以簿書期會之不遑因循以迄於兹今行矣設復委之後人安知頽廢之不仍此日也今將重建以畢斯願㩦宋尾甓壁浹之費具矣君其樂觀厥成乎煒心韙之諏日既合工作用興乃即祠舊址構堂三楹以妥諸公神位外戟門一懸以祠額周圍翼以垣墻納諸舊碑而堵之經始於七月告成於十月黄公趣煒言記事以文麗牲之石煒則謂自有天地以來日月有時而薄

蝕陵谷有時而震崩惟此忠義之氣歷億千萬禩而不可磨滅上以是風勵則四維張下以是自命則大節立諸公之死也事在永樂初年而祠祀之興則萬歷八年廵按劉公維始奏立焉逮我

興朝百度維新惟祀典之載在舊章者因而不革夫非風勵之旨千聖同揆乎今黄公於去臨之日亟以建祠為事既上以體

天子作忠之旨而下以嘉勵臨人士之心者義至弘鉅

今而後謁斯祠者爲封疆臣則思其所守薦紳衿
裾則思其所立感祀事之不廢則思朝廷之激勸
而詳所以報覲諸公之死在三百餘年之前歷詔
代而其氣若新則思所以不朽祠祀之修豈特無
廢典禮云爾哉諸公爲兵部尚書愍節劉公儁節
愍陳公洽掌交址布按二司事尚書忠宣黃公福
叅政劉公昱都司呂公毅參政馮公貴侯公保都
督黃公中知府劉公子輔易公先知州忠節何公

忠死其事及崇祀始末具載舊碑茲不具論今建
祀黄公名明字龍光以武功蒙
特恩改授臨安知府陞四川分廵川東道按察司副使
與煒同為閩之晉江人煒既記其事復為樂章以
迎送神其辭曰昔在明初𢓜伐張日南稽首歸版
章諸公奉命綏遠荒文則旬宣武則揚蠢爾服叛
不可常狼奔豨突滋陸梁積屍晝見天無光諸公
仗節殉封疆後先騎龍遊帝鄉亦越中葉祀典彰

惟茲臨陽控交岡廟寢奕奕神乃康妖氛熇虐㮛
棩戕靡安靡侑㦊烝嘗赫赫貽代崇忠良守臣祇
事再肯堂神其來格歆祼將荔枝為籩桂為粻苾
芬在御酯盈觴靈既降兮翩翺翔福我人民壽而
臧金枝翠葆且徜徉莫漫迴車兮使我心愴

蘭隱君祠堂記

侍讀　李澄中　諸城

庚午冬余自滇南奉

使回至楊林遲客聞其地有蘭先生者諱茂字廷秀

號止庵明洪武時人少有大志不就乃潛心理道淹通經史凡黄冠緇流醫方卜筮星歴風角之書靡不窮究其與鄉里稱為賢㑹王尚書驥征麓川先生授以方略遂成功若要麓川破船往山上過居人至今猶傳其語所著有元壺集鑑例折衷經史餘論安邉策條止庵吟稿聲律發蒙山堂襍稿等書行於世四方學者多師事之年八十卒於家有司以狀聞從祀鄉賢今其墓尚在蘭氏子孫衰

徹矣余與諸子覓其隧道抔土傾圮宿草榛莽墓碣剝蝕過半慨然有風流銷歇之悲焉夫北邙之冢其為石馬秋風者何限士君子鮮有回車太息憑吊其軼事者先生終老家食能於三百餘年人亡風徹之後使萬里羈客徘徊嘆息而不忍去謂非其流風餘韻有以廉頑立懦而能然哉余捐金為之倡首俾里人新其墓碣並葺其祠後之人倘有踵余之後聞風而起復事修葺者此物此志也

雖先生脫屣富貴委骨於陳根蘩簀之中豈復有形骸之見區區以祠墓為重輕而余之徘徊感嘆蓋有出於不自知其然者乃知懿德之好千古同情初不以時代間隔也

甘忠果祠堂碑記

總督 蔣陳錫 常熟

丙申冬陳錫奉使滇黔入覲

天子出歸里門丁酉仲春始達黔境即拜於忠果甘公祠下三月入滇公之子都御史國壁撫治茲土已

二年矣即以公之祠請碑記於余余聞之泫然流涕曰陳錫何足以紀公之碑哉公之大節在史館功德在封疆

御祭賜謚恩榮在

廟堂之上名宦專祠遍於滇黔之境精忠亮節光於日月之際陳錫後生小子何足以紀公之碑哉昔蘇文忠公八歲即知范文正公十有五年而不得一見其後三年乃識公之仲子丞相堯夫又十七年

與公之季子德孺同僚於徐以公之遺稾見屬為序文三年乃成嗚呼以蘇文忠公之忠蘇文忠之文願挂名於文正公之文字中得托於門下士為疇昔之幸其文必俟三年乃成誠重之至而慕之至也嗚呼陳錫何人而敢紀公之碑哉然逮公之殁四十有六年而陳錫謬膺兹土又與公之子都御史交最久知最深則陳錫之於公猶子也顧以不文辭其何能已於孝子之情乎故不辭抆淚而

為之紀謹按公諱文焜字炳如遼東瀋陽人也累

世武功曾王父以下贈如公官公由禮部啓心郎

嫺儀節見知

世祖章皇帝册封東粤高麗不辱命今

上即位擢大理少卿順天府尹廵撫直隸逾二年而總

督雲貴革除協夫諸弊政殲凱里渠魁下蠻寨數

十處勞來拊循備至及丁太夫人憂奉

旨慰留請給假歸葬又逾年再抵任乃殉節焉方其在

給假之時吳逆包藏禍心部議雲撫攝篆勒令督標五營官兵俱調赴滇吳逆日以小恩小惠要結兵將禍亂遂成及抵任兩月而三桂反公犒軍調餉逆黨脅從無應者貴州提督李本深謀襲貴陽公疾馳至鎮遠欲傳檄三楚合兵扼險而守將江義從逆抗拒公下馬北向稽首遂自殺康熙癸丑冬十有二月八日也公飛章入奏曰城存臣存城亡臣亡當貴陽閧變之日公慷慨辦一死矣公之

妾盛氏縊於貴陽子一人筆帖式二人從公死鎮
遠訃聞
上心震悼自蕩平之後恤典稠疊哀榮備至
天章
御筆棹楔豐碑煒煌穹壤
上之所以褒公者曰舍生取義曰為國捐軀又曰永為
臣子之型嗚呼公不朽矣方三孽負嵎蹂躪追陲
殄殺善類不可勝數公所罹者凶渠首難殉之則

華膴攖之則糜碎一時偷生苟活從跛屣而署偽官者纍纍相望莫不靡然澌滅轉瞬同盡公乃與雲漢爭光久而彌著其關於世道人心所係豈不大矣哉公之子七人其四子國城從公於黔亦死之六子皆貴顯都御史公又能歷官著聲克承父志簡在

聖心我

皇上之推恩死事超邁前古而天地剛正清淑之氣亦

華於公之一家嗚呼公以不從逆而死一死足以褫逆桂之魄而忠義之士俱激昂奮迅從風而起以是知逆桂之無能為也都御史作公新祠既成陳錫又得再拜於公之祠下既不敢以弇鄙固陋之文拒都御史之請庶幾紀公之盛德大業將以訓有位示來者是則公之志也夫是則孝子之志也夫

學博李又山鄉飲記

提學　張　謙武昌

古先王化民成俗之道無一不周鄉飲酒其一也蓋古者興賢能於鄉將行鄉飲酒之禮則以致政居鄉士大夫之有德者為賔宰與鄉人恪恭將事拜至拜洗拜受拜送辭讓之節繁以昭德也後世或視為文具則有德者不為所致而虛偽者得以竊附風斯靡矣予奉

命校士滇南每以此義風勵有司昆陽李生騤持其家乘一冊來謁謂其父從嶠君其州大夫曾舉為鄉

飲餼乞予一言記之予因周諮博訪以核其實如
君洵可謂克副斯典者矣君家世忠孝祖兆旂明
末司訓廬江流寇殘廬江率厲諸生登陴扞禦城
陷以身殉難父澄歴萬里險阻負骨歸葬白州府
以廬江死節狀聞於朝賜祠曰靖忠崇祀鄉賢長
洲韓宗伯曾爲澄作孝子傳紀其行甚悉從嶠號
又山忠臣孫孝子子也善事父毋暨伯叔父毋友
于兄弟人無間言一經傳家振鐸於廣西郡之彌

勒州首以忠孝訓士植其根本其直諒忠告兼能任其郡州之政時有署郡騶欲勘民田民駭而思竄勢岌岌矣君抗言止之令皆得自首而民免流亡又士林有躍治者君虛衷指陳仁義以尊之悉皆感化學使者至見君道氣迎人臚列其行詛將用薦剡而君林泉念切力請歸田日與諸子及昆弟從子修舉家禮訥言而敏行將所謂有德者非耶其飲其鄉也奚忝焉且聞其近益自强力摩斈

卷軸無間晨夕是又希蹤古之耄而猶學者也賢者殆不可測哉爰為之記

遷建麗江府學記

知府楊馝奉天

山左聖人鄉也先大夫撫其地余時為兒童嬉戲語以陳俎豆弗知也比長就學亦惟呫嗶從事所為聖人之道志當世之務者茫乎未曉通籍後日習吏牘抑又未遑遜志焉及待罪東昌益近聖人居登闕里之堂宗廟百官備瞻美富心竊向往然

後知獲上治民順親信友由明善以要於誠若雖
簿書鞅掌要未可以一息弛良以聖人之道範圍
天下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固無人不可學無
地不當學者也甲辰歲自曲靖調守麗陽甫下車
首謁文廟見其地勢卑隘規模淺陋所以妥先聖
舍生徒者均未有當焉乃稽創造於諸生對曰麗
舊無學土酋木氏慮民用智而難治因如秦人之
愚黔首一切聰頴子弟俱抑之奴隸中不許事詩

書康熙辛巳春曲阜孔公興詢來判府事見麗民
質甚美力請建學以造士木氏猶然撓之事幾寢
會執政知孔公能委剌劍川乃得出囊俸捐劍工
伐麗木購民地布置經營閱三載訖工禮樂器畢
具而麗始有學當是時酋勢方熾建學為最拂意
事地勢之不暇擇規模之不及宏所必然也諸生
之言如此余因作而歎曰孔君此舉可謂知先務
而無媿於聖人之裔矣夫國家治教休明道化翔

洽興賢育才百年於玆矣麗固邉鄙然披羶荷毳之夫維皇降衷厥有恒性習俗儇詐長民者機智使然耳被以禮樂詩書之澤明君臣父子之倫未有不蒸蒸向化而油然親其上者必以不事詩書錮其智而益其愚豈

聖天子廣勵學宫之意哉向非孔君則麗民且不知有學尚何卑隘淺陋之足病然卑隘淺陋至今日又大不可語竟而諸生退余以履任方新不及舉明

年諸所役作各就緒廣文萬咸燕率諸生以遷建
學宮請余曰是余夙志也遂議遷於府治北正大
爽塏風氣攸聚工甫興而委理鹺政之檄至乃囑
廣文董其役經始於乙巳季秋落成於丙午仲春
自大殿及兩廡戟門櫺星門率循舊制柱棟瓦甓
易朽葢新環垣鑿池弘敞壯麗丹漆粉堊煥然為
一郡偉觀工垂成皆願有記抑余聞之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惟士者民之倡師儒者又士之倡誠彷

昔人經義治事之遺意以誘訓諸生讀古人書學古人之道皆設誠於内而致行之使數年鬱勃之氣暢於事業發於文章為信友為孝子為忠臣為長民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庶幾遊聖人之門而無愧若余固兩遊聖人之鄉而未聞夫子之道猶幸繼聖人之裔而同此勸學之誠也是可與麗人士共勉也

開巖洞碑記　綿州知州王立憲　建水

少保大司馬西林鄂公奉

命來制斯土也視三省如其家心民心務民務雖邊徼

異域苟有濟於民聞於公者罔不切肌膚徹骨髓

不為不已為之不底於成以不朽於後世不已矧

其訖宇下者乎臨安去會城不五百里古昫町國

也崇山大澤宅其中長江巨河環其外每夏秋溪

水漲溢望如海故以建水名水大而能利民亦能

害民者莫甚於瀘江其發源也則始於石屏之異

龍湖合塌冲象冲暨六河九洫諸水皆會於瀘以奔赴巖洞巖洞者所稱石巖山之水雲門也洞前虛敞可坐數百人登巖以望洋洋乎浩浩乎利田疇資灌溉地肥饒民殷富者不特有此川哉然當其水勢汎渙決圩防没田廬又往往為民患揆厥所由則巖洞實障之瀘水從衆流來合東至於巖洞伏流十餘里出阿迷入盤江以為歸宿此其性也而巖洞之前石磴嶙峋縱横洞口細流則峽道

曲入洪濤則湍波四潰復多石埂橫截中流者十有三重惟伐石鑿埂使無壅遏順流而下則水利興水患息矣自少保公至石我郡縣告之曰瀘水之患溢臨境巖洞之障厥宜屏刋乃石斷乃埂民害除農力省功惟速志惟猛我憂以紓而汝是儆屬吏聞命者咸唯而退故老相傳洞口有神物憑上動一拳石者輒大風驟起煙霧迷離咫尺不相見所擊砂礫飛數十步外能中傷人以故鮮有過

問者雍正八年正月十七日郡守東萊張公無咎與總鎮張公應宗州牧祝公宏既奉少保公命往疏河甫至令伐巨石錐鑿不能入强入之獲未寸許忽風起砂飛石擊工人手落其一指衆皆驚散諸君子相顧錯愕聞於少保公公曰神庇吾民者也吾惠吾民而神不許謂神何唯子之誠不足以感神故神弗靈吾其祭以文通以誠神必許我汝敬往哉太守乃齎文以祭祭畢雲開煙斂天大晴

霽光色照耀於是督工鑿石而向之剛者柔堅者脆應手而伐輒得大塊或數尺或數十尺不一月而十三重埂盡拔而去自此水湧沙流河身丈餘無復避礙巖洞遂不為患下流既疏然後上流得肆其力於是湖衆水所經按一江所入凡河之淺者深之滯者通之岸之低者崇之薄者厚之壘浮沙者易以茅塊堆淤淖者運於遠邱又復伐木為樁編竹為籠以為兩岸之障聳如壁平如削堅如

石滑如漆風雨不能摧波濤不能入魚鼈不能損功成之日計程不二百里計地不三萬丈簸數千椿數萬工數億官勤勞役奔走上無懈心下無惰志而後得以有水利無水患雖積雨經旬連隂累月而沿流循渚堤以永固禾以永豐歲書大有矣於是郡人士咸相向慶曰此少保公生我也願記一言以貽我子孫使後之飲若水者知源服若疇者識德爰歌以記之詞曰雲門鑿瀘川濬龍湖來

阿迷進達盤江往而迅水安流穀豐潤恬河伯熙田畯囷倉盈鱗介物億姓歡百神順官弁康吏治振古禹稷翼堯舜理水土欽且慎令共誰維公僅

紅優曇花記　按察常安滿洲

雍正庚戌夏至日制府少保大司馬公宣於衆曰西方老客見紅優曇花否相殊碧玉色並緋桃豈鬘持天女伴亦假胭脂粧耶宜各有記述以代酬贈公乃首唱為詩諸君子迭相賡和余既覩花之

奇又備覽篇章之盛因不自揣爰為之記原夫滇南土候無嚴寒酷暑四時皆有春意花木之得所天也宜也其最著者茶則七十二種鄧渼稱其十德為天下第一扶桑則五色爛熳杜鵑則百本爭妍其餘水陸草木與中州互有異同而優曇之奇逸又異於諸品為天下所無考貝葉經載此花曰優曇鉢羅曰優鉢羅一字增減未知是一是二大理志靈鷲山之旁為和山有樹高六七丈幹似桂

葉似枇杷花似玉其香入暮轉清開十有二瓣以應十二月值閏增一瓣世傳為仙人遺種又首蘭志段蒙樂誠魁時有僧自天竺來以念珠一串埋城中土主廟生樹高二十丈葉叢茂每歲四月花開如蓮瓣數與和山不異土人視花瓣之多少以占歲名之曰娑羅樹夫貝葉經所載頗與此花不甚相遠今由首蘭與大理志觀之要亦不過異其地因以殊其名耳且閩兩廣之間所在多有然則

此花之奇且繁也即以滇作一大香國觀可也夫優曇在衆香國已爲嘉祥乃今制府軒中所開以啟紅特聞則尤爲希世之瑞從來造化之機常肇於微而物理之徵當以類究昔王處回得旌節花種因之擁旌仗節唐尚書省古槐夜聞音樂聲省中遂有登台鼎者江都芍藥如圍金帶韓陳諸公相繼入相然則優曇之紅豈無故哉且草木雖無知之物而靈根異卉常與善氣相迎余觀公奉

命來制三省愷悌為懷胥萬姓而欲偕之大道與慈氏之寶筏慈航無以異故優曇以佛種靈苗與愷悌之至性相感通特標其異必有徵也余顧公之藎懋乃德爾至其詩悠然神遠足為花神長色和者咸各發攄藻彩余亦為數絕以賡之世之慕紅優曇花而不得一見者讀公與諸君子之詩當亦恍然如坐香國中已

東川新建石城碑記

巡撫 張允隨 奉天

東川巖邑也在萬山中東界黔西通蜀北鄰滇通
南接曲靖之尋甸蓋三省要害地歷漢唐宋元明
屢煩征討叛服不常我
朝仁漸義摩率土向化土酋祿氏願削土職同於腹
裏然環土為城與羊馬牆等猝有緩急不可恃以
為衛烏聚星散民實苦之夫聖人立制所以定萬
物之命而建萬世之基易著重關擊柝書稱慎固
封守詩羨築城伊減月令孟冬坏城郭戒門閭渠

邛城惡春秋譏之故雖有山川之險斥堠之嚴亦必高其墉濬其壕謹其筦鑰啓閉閒遏寇攘奸宄郊野之衆可以入保斯民無鋒鏑之憂國有金湯之固也東川自康熙三十七年改土為流然猶隸於蜀蜀以其僻且遠因陋就簡城猶仍土塢之舊今
上御極之四年改歸滇省於是正田賦定課程勸農桑清奸匪次第舉行民有起色八年秋烏逆叛遂窺

東川土城庳不可恃民恐甚幸獲保全而石城之建不可緩矣請於朝報可九年春三月涓吉因舊土城址甃以磚石鳩工庀材凡一年告竣周六百九十九丈基厚一丈三尺高一丈二尺加垛五尺餘門樓四各兩層高二丈七尺炮臺八四門東曰綏寧西曰豐昌南曰潘甸北曰羅烏總制大司馬鄂公題執事者繪圖請記於余余曰壯哉是城南倚靈壁北臨蔓海東

跨雲龍西北控金沙具江山之勝而又馬書弩革諸峯巒環抱拱向城無論大小要在得地利資控禦耳守是城者當仰體
聖天子眷顧邊疆覆載無私之意養民以田里樹畜教民以尊君親上修其武備作其忠勇城雖三里勢逾百雉東足以捍黔西足以衛蜀南顧居全滇之吭北眺作貽通之臂屹然為三省屏蔽寧特保障東川一郡已哉是役也役匠六萬九千役夫一十

二萬所需磚石竹木牛車輓運諸費甚夥計用帑銀三萬二百兩有奇物備而工多力勤而勢固董其事者知府崔乃鏞與有勞焉例得書

福山泉碑記　張允隨

福山泉廣通舊乾海資也崇山圍之有田二千餘畝地以乾名志無水也既無水何以田曰耕以雨栽以雨苗而秀且實亦以雨蓋不徒恃地而尤恃天也雨偶愆可若何則曰無如何也滇之田類是

者皆呼曰雷鳴田不獨廣邑一乾海資矣今

天子重農貴粟講求水利燕趙黍田也濬而宜稌秦隴陸地也疏而為渠滇豈獨以山國異哉余撫滇每以農事飭有司在盡人之力以通地之窮比歲農利灌溉年多順成亦既有效矣廣通令楊登以乾海資之嵩於水也徘徊周視於山後五里許得泉三股發源福德山麓欲導之而阻於山請示於余余勉之乃出貲鳩氏鑿山腹七十丈寬三尺高增

其一水漉漉入於峒達於溝引於田蓄洩有法工役不擾業是田者皆喜曰乾海資不乾矣請易名申到下其議於司司上其名曰福山泉遡其源也並請記以勒石余曰此牧民者常職耳何必記雖然有可風者三史啓令鄴引漳水而魏富白公在漢引涇水而民饒地無論肥瘠顧人力何如耳滇所在多山田苦無水司牧者苟皆能營度而補救之無誘地利無任天時無徒責勞於民是瘠者可

肥而歉者可豐也傳又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楊令果知此意也凡牧民之政其勤如探源殺如鑿山收效如登百穀又何往而不治夫奉宣德意有司事也先公後私民之分也服其疇食其利尚思

國家所以任吏治重農功嘉惠黎元撫徵不至忠敬之心油然以生乎是為記

修建文山書院記

知縣徐本僊蘄水

取諸賁而得文之原取諸大畜而知山之用邑之
以文山名也詎淺鮮耶賁之象曰文明以止人文
也明者文止者山火發土凝日華嶽麓文在山也
大畜之象曰君子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篤
實者山輝光者文納縣象於安敦山而文也顧茲
名焉烏可以無學乎且夫茲地之昉於洪荒者越
數千年隸版圖僅七十餘載初顔其郡曰開化有
開必先臣我多遜謹厥始歟今復加以縣治命曰

文山聲教暨訖華實兼綜成厥中要厥終歟顧兹名焉烏可以無學乎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七年小成九年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邑初設余首肩其任循名責實捐資百五十兩置義館六椽學田一所師課蒙習以企絃歌之十一至乃於學也潤而修之於田也增而廣之是在後之同志者縣治之設也在雍正八年春三省制軍少保鄂公之

請也文山之名我

皇上實命之縣令小臣徐本僊僊楚中人家於黄州之蘄水縣始任兹地以雍正八年五月念四日設學在雍正九年夏五月

昭通書院碑記

總兵　徐成貞　漢陽

昭通之有書院也郡之官弁民夷感少保大司馬鄂公之德蒸蒸向化俾子弟日誦習其中歷百世而思慕之不忘也昭通於古為荒服名竇地甸漢

為䍧牱郡地唐時烏蠻仲牟由之裔曰阿統其十一世孫烏蒙始强因號烏蒙部宋封阿杓為烏蒙王元至元間置烏蒙路明初以土酋阿普効順使世其職洪武十六年改烏蒙軍民府隷四川其地界黔蜀滇之間雖每歲量輸租賦而剽掠劫殺鄰境受其茶毒無歲無之兼以巖箐深阻遣兵役捜捕輒藏匿不出符檄徵發視同故紙急之又恐至走險生變故歷來嘗務為掩覆含垢莫可如何雍

正四年公來節制滇黔奉

命以東川歸滇轄東川去烏蒙不及百里公因長寨之

役親廵視東川檄烏蒙土酋出鞫從前剽刼之由

是時土府祿萬鍾與鎮雄土府隴慶侯皆以童年

襲職震公威名為漢土諸奸牽誘各逃匿川境冀

得倖免公遣將追捕萬鍾慶侯皆就擒憫其穉幼

無知

題奏貸其死遣配江西諸宄目皆伏誅其脅從黨羽

概從眚釋各令自新而以其地請隸滇省先是萬鍾有叔祿昂坤誕土府職束身來歸凡所驅遣罔不用命及事平公請設流官而以鼎坤授守備職

詔令鼎坤赴都引

見鼎坤悉且懼就道時與子萬福及其黨謀已去後當復倡亂以為復歸巢穴之計及至都授河南參將賜帑萬金於雍正八年六月抵任大喜過望遣人馳赴烏蒙止其謀而萬福等已於八月二十五日

反自齧甸悔禍無及矣遂破烏蒙府戕總戎劉起
元并煽誘東川鎮雄威寧各土酋兇燄甚熾公赫
然震怒遣兵致討余時同總兵哈元生參將韓勲
奉公命協力一心不三旬復烏郡不七旬入大關
不九旬收永善自魯甸以往凉山鼠坒等數百寨
盡平公乃下令凡避賊逃亡及被脅從者概令招
撫悉予安插於是良懦遺黎殘喘餘生歸而完聚
者得數萬戶公復給以田土助以耕牛資以糓種

俾得各安其業而閒田餘土荒廢尚多乃公之誠

上動

天鑒凡未經布種之地盡生菽麥觀者咸相歡慶名曰天

生菽苞頴方茂蟊螣叢生忽有烏鵲蔽空而至捕

啄殆盡禾無一損歲乃大熟於是童叟忻忻廛市

穰穰煙火萬家吠鳴千里殷庶之象宛然内地矣

貞等仰承我公化民成俗之心興賢育才之意爰

建書院擇子弟之野處而不匿其秀者敦致宿儒

以訓誨之使知我公所以改土歸流之意蓋去其椎髻易以衣冠去其巢窟易以室廬去其戈矛易以揖讓去其剽掠易以謳吟誠千萬世型仁講讓之勲非僅一時除殘禁暴之績也烏蒙郡舊號公奏請皇上賜名昭通今書院告成亦即顔之曰昭通書院而並書其本末以告來世其亦公之志也夫

大理府新建試院記

督學　吴應枚　烏程

滇去京師九千餘里僻在西南極邊沐
國朝重熙累洽之治即猺猓𤡼僰咸知嚮風駸駸乎人
文日盛余雍正癸丑春奉
命視學此邦與方伯陳公弘謀先後莅止方伯甫抵任
承兩臺德意慨然以興行教化為已責整飭紀綱
百廢具舉凡頖宫
文廟書院義學缺者新之圮者補之設法修建不遺
餘力與余實有同心余歲試兩迤按歷之處集諸

生宣布

聖訓圜橋傾聽煥然改觀士氣亦倍奮而其幅員廣遠稱人才淵藪者東推臨安西則莫盛於大理大理古南詔都會地轄四州三縣鶴慶麗江景東蒙化永北五郡暨新設之鎮沅咸附屬焉應試生童幾及萬餘輦衣冠輻湊為全省弁冕向者歲科兩試輒以太和縣署為校士埸府史挈文卷吏胥持凳鑰徙而之他所棘闈廨舍闕焉未備非所以昭體

制肅關防也方伯廉知其事請於督撫兩臺勅令
以郡中之故錢局改為試院并取各郡歲修試院
之資為改作費規畫晝善剋期興工觀察雷公之
瑜暨太守陶君之倬司馬蔣君大成相度經營更
新易舊委附郭邑令董其成事未竟遽以陞任去
新尹唐君世淥力襄厥事自門庭堂廡以及庖湢
井廄釐然悉備工方竣而余按試適至相其形勝
左揖蒼山右臨洱海聚川嶽靈秀之氣與風簷樺

燭相輝映俾七府生童萃其中抽祕思騁妍詞
炳炳麟麟必有文經武緯之士挺生傑出上副
聖朝興賢育才之鉅典以表大憲栽培造就之盛心厥
功豈不懋哉是役也經始於癸丑仲冬落成於甲
寅仲春官無廢事民無廢財工鮮創造之艱吏免
遷移之累舉數百年之廢墜不數月而振興之澤
施七郡業垂千古誠得為治之大體者矣余心服
方伯之因地制宜措置精當樂與諸生童求厥寧

而觀厥成也於是乎書

重修彌勒州學宫記　吴應枚

今天下聲教四訖無遠弗届凡遐陬僻壤靡不漸被

滇雖僻處天末距京萬里而雕題鑿齒之俗悉為

敦詩說禮之鄉蓋沐浴德化者久矣至推立教之

原必始於膠庠而後達於里黨曁於薄海内外此

國家崇儒重道於學宫之建尤亟加意夫固以人才

之淵藪風化之根柢胥由乎此也雍正壬子冬余

膺

簡命督學滇南

陛辭之日

天語煌煌恪恭遵奉飭兩迤教員凡學宫有歴年久遠

宜加釐整或規制未備應行增修者悉令呈報舉

行親加驗閲癸丑夏廵試廣西率諸生首謁府庠

莊嚴鉅麗大異舊時遂援筆誌之貞珉以示鼓勵

而彌勒紳士進為余言州學創自前明經數百餘

載棟宇漸就剝蝕頽圮不能堅完官斯土者率以
吏治糾紛無暇兼及茲州刺史張君景澍鳴琴化
理政有餘閒捐俸以為首倡學博偕州之紳士踴
躍從事爰令擇吉庀材鳩工前大成殿後崇聖祠
曁東西兩廡或因而仍之或廓而大之莫不施以
丹堊輝以金碧櫺星則易石坊周垣則設戟門以
及泮池之浚深照壁之培高精而裒華而軌罔不
相稱又從堪輿家度地宜為建三層奎章閣於學

宮後建桂香閣於學宮左建塔於學宮案山以培文峯鎻水制然部位安詳萃川嶽之鍾靈為學宮之拱衛不踰年間而工告竣請記於余余聞是邑之役落成甚速不勝心喜皆由此邦士子能敦崇正學而倡道得法董率有人是以鼓舞樂從易於襄事自兹以往尤望諸生瞻仰宮牆愈凜義路禮門之訓將見炳炳麟麟人文蔚起庶不負

國家建學儲材之至意余於諸生有厚期焉

重修通海縣學宫記　　吳應枚

歲壬子余奉

命督學滇南癸丑莅任徧檄迤東西凡學宫應行修舉者悉令開報設法釐整以仰副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盛心經過地方必親加相度務期完固永久毋取粉飾一時仲秋按試臨安道由通海齋肅詣學周視大殿規概僅存兩廡祠宇不免風雨剝蝕而服甓服圬服石服采迄無一就詢厥

所由皆因本學既鮮儲費是邑又地瘠士貧遂致因循廢事瞻拜之下怒焉久之爰集闔邑之紳士再三勸導率先捐俸以為之倡是邑向有紳士優免一宗奉文均攤紳士環請捐輸以助修葺余旋代白之方伯陳公弘謀方伯公喜建學之為盛舉也已據邑令丁君沄所請批飭豫支應優免銀三年約計共得七百餘金自是而工作具舉臨者以闢圮者以堅卑闇者易而為宏敞朴陋者易而為

華采廟貌峩峩堂舍秩秩不踰年而告成功甲寅秋再至其地巍乎煥乎大改舊觀仰而瞻則雲㯪霧棟秀山環峙儼若列屏也俯而睇則縈堦繞砌北海澄泓宛如襟帶也東白馬西黄龍兩坊遙聳隱有拱揖之勢舉山川靈淑之氣鬱鬱葱葱於斯薈萃歷覽全滇學宫形勢之勝殆未有過之者余於是顧而喜喜而不禁期望之轉殷也夫是役之興功成迅速且不難改轅易轍取舊制而光大之

諸生沐
盛朝培養久矣茲者仰宮牆之峻整瞻坊表之聿新可知因循廢事等於暴棄繼自今共相奮發振荒廢之頹風勉於鼓舞作新之化釋椎魯之舊習澤以詩書禮樂之華行見鐘鼓式靈人文蔚起於以敦崇正學黼黻休明庶不負余嘉與維新之厚望也諸生勉乎哉

醒亭記

布政使陳弘謀　臨桂

醒之為言警也以此名亭志警也人醉則昏醒則明警而覺之使無卽於昏也曰子之不勝杯杓也葢自生而已然子固常醒者也而焉用警曰有是哉物之足以醉人也獨酒乎哉適於玩好而志爲之移矣雁於聲色而神爲之蕩矣推而制事應物遇人聽言苟有所偏卽有所惑是亦醉也奚必酒曰然則何以不銘諸座右曰斯亭葢飲後憩息之所也吾以爲不時之提撕且使爲吾客者亦有所

觸於目而警於心焉故以名亭

總兵趙得勝援屏事略記

知縣 何其偉 石屏

順治十六年

大師平定雲南隨地設鎮援勦總兵趙得勝劉偁最驍勇知名康熙三年貴州土酋安坤反

上命吳三桂討之諸帥皆從時滇鎮空虛各土司潛通煽亂比聞坤負固未能猝拔偁且敗没於是各酋猖獗李日芳叛蒙自祿昌祚叛寧州王克猷叛新

興王朔叛開化新平嘗峩所在騷然臨鎮總兵閻
興邦與日芳戰敗雞街僅以身免龍韜者屏酋也
欲取屏城為巢穴使其黨龍飛揚扼海東以絶聲
援三月十六日率衆來攻呼噪動地礮聲日夜不
絶紳士孫光祈謝君符倡率居民悉力拒守從城
上飛矢石傷賊甚衆賊益憤日治攻具必得城而
甘心馬警至水西三柱趣得勝赴援迺簡壯士五
百人偕其將平雲㕛介馬疾馳凡十日抵通海龍

韜聞救至遣趙有才伏山谷擊之以軍旅嚴整不敢近遂先騎還報韜攻益急於四月八日試呂公車髙與城平往來如飛蒙以革矢石不能入守城者皆失色先得勝恐城陷晝夜兼行將抵屏城尚無一知者是夜二鼓兩騎貫賊營趨城下大呼趙總兵救至城中聞之大喜亟縋上具食食頃果見石赭坡旌旗隱隱蔽山而下須臾得勝腰刀弁冑跨馬疾呼知賊在凖提閣趨圍之我軍置轟於垣

賊從垣上抵禦得勝援刀叱其衆踰垣而入爭相
砍殺賊大潰城中亦開門鼓譟奪馬牛器械無筭
謟遁走追及阿泥山斬之俘龍衮龍圖以獻於是
父老爭拜馬前曰趙公活我遂為立石東門外當
是時賊酋羣起郡邑為墟水西之師不能遽返臨
鎮既已敗衄獨屏城困守彌月援無蟻子賊日滋
蔓危在呼吸而提兵三十里外旬日馳赴以五百
勞勩之卒當蜂聚方張之寇出其不意夜半驀然

而至黎明遂已破賊解重圍而救急難使屏人安全保聚以有今日者伊誰之力哉按祭法以勞定國則祀之如趙平二公雖千秋血食吾屏可矣乃山河帶礪不以銘勲而平蠻片石又為利數弓地者竊去志乘紀事亦不詳其姓名可傷也余為詢諸父老目見其事者遂追書之

新建五華書院碑記

總督 尹繼善 滿洲

滇處西南極邉衣冠文物差不逮中土而山川瑋

麗轀玉陶金人才亦輩出會城舊有昆明書院為
諸生講習所因規制未備廩給難繼諸生裹糧負
笈未能周徧我
皇上覃敷文教無遠弗届雍正十一年
特諭天下督撫建立書院給帑千金永為膏火資余適
於是時奉
命總制三省駐節斯土爰與撫軍熟籌審權為經久計
斯上副

九重栽培鼓勵之盛心下收多士引掖觀摩之實效乃
就五華山址新建官廨闢講堂增學舍飭藩司購
買官莊歲入租穀為修脯餼廩之需遂遠聘明師
於江南而集學使所取前列諸生並通行各屬舉
報文行兼優之士嚴加考驗拔其尤者收入書院
肄業復酌定條約日有課月有試訓誨有程勤惰
有別委教員專司稽察出納之事又慮道遠難致
書籍手訂制藝古文詩賦各種刊成數卷令諸生

以時誦習規模具備煥然改觀諸生感沐
皇仁歡忻鼓舞不獨在院肄業者汲汲孜孜力圖進取即未與其列者聞風奮發駸駸乎有日上之勢夫功不專則業不精教不嚴則率不謹舉一事而不慎厥始則不足以圖厥終余忝居封疆重任環顧彼都人士皆吾子弟造就期望之懷至真且切自涖任以來仰賴
廟謨蠻氣滌淨武備既裕文治宜興矧欽奉

恩綸敢不和衷籌畫為經久之規條嗣自今聲教暨訖風氣日開將見椎髻侏㒧之俗家絃誦而戶詩書不難抗衡中土是

聖天子德澤般流實足衣被萬世後之官斯土者尚其加意滋培永行遵守庶幾無負

聖朝作人之雅化云爾

所有書院田地及歲入米銀備列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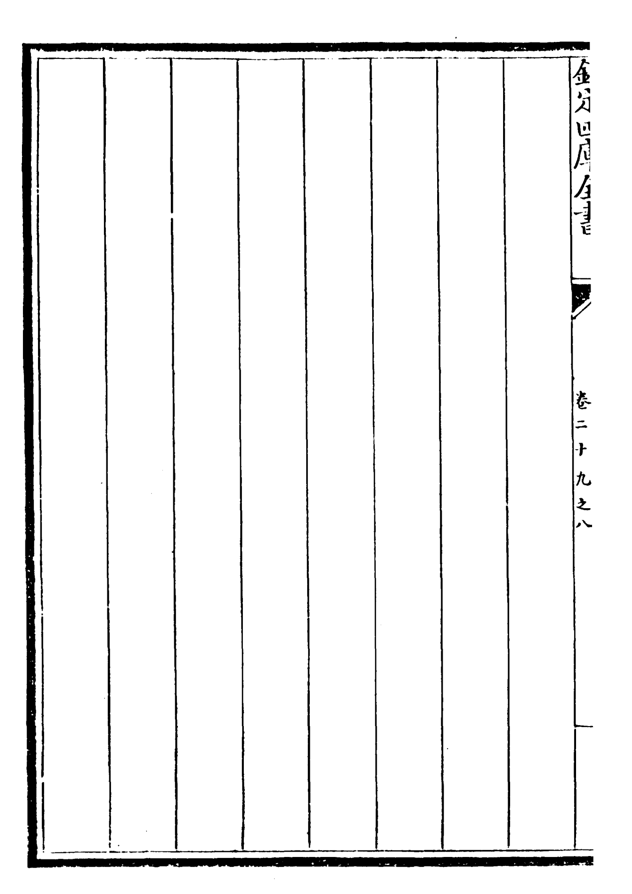
一雲南府經管富民縣田七十畝秧田一十九區

昆明縣經管田五百四十九畝一分九釐地二十二畝每年除納條糧公費外共收租息京斗米二百一十四石五斗八升二合八抄一圭八粒五顆五粟

一宣威州經管田三千七十二畝七分五釐八毫三絲鎮雄州經管田五十三百二十八畝九分九毫九絲易門縣經管田一百四十三畝二分五釐元謀縣經管田二百九畝一釐三毫六絲

會澤縣經管田八百七十三畝九分八釐又雍正十三年增置河陽縣田九十四畝四分三釐一毫一忽一微地七分九釐六毫八絲又地四垈又增置路南州田五百二十三畝五分九釐一毫五絲地四百六十三畝二分七釐九毫一絲每年除納條糧公費外共收租息變價銀一千五百六十八兩一錢二分九釐一毫五絲六忽五微四塵

一督學撥給未載全書學租每年銀二百一兩五
錢八分三釐七毫



補遺

本朝

滇南育嬰堂碑記

總督　王繼文　奉天

天地有始終萬物之能不得不留造化之不足者待羣生之自為補救帝王有長養萬物之道不能不留隱微之難周者望臣庶之代為成全故動靜立體上下定位寒暑迭運陰陽互遷天地資始資生之能事畢焉矣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省其刑罰

薄其稅斂帝王長民長物之仁恩視此矣然而倫類紛紜賦稟錯雜其間壽考者幾何夭折者幾何榮昌而枯悴者又幾何此非天地帝王之欲區別於大同之中而亦非天地帝王所得大同於區別之内何也理勢使然也惟是大德曰生蒸民為最大寶曰位生齒為先則人也者繼天地以含生奉帝王以治世甚不得與凡類齊觀而聽其夭折枯悴也已我

皇上御極以來仁民愛物老安少懷熙熙穰穰總總林林普天率土莫不與被堯舜之澤安享富庶之休而滇南更沐湛恩蠲租免賦減刑輕糧凡所以遂民生者靡不周詳而備至是我

皇上以立帝王之極者體天地之心臣工敢弗以體

皇上之心者重生民之命乎滇之民固樸而淳而貧夫窶子往往有棄子女勿育者夫父子至性也生死至切也人孰無心而忍於割父子之愛忘生死之

闕其殆有大不得已而隱衷無告者乎是可哀已且以嬰兒之甫具生機旋歸死路道旁狼籍宛轉咿唔保赤子之謂何而顧使黄口罹此慘毒也抑又可傷已使於此而膜置之其何以慰天地帝王之心乎此育嬰堂之所由亟亟也育嬰之會首自京師以及江浙諸省振興有年兹命雲府張府尹博採其式折衷而損益之因地制宜量入計出俾諸嬰既得其養復得其所推幼幼及幼之懷全生生

不已之道酌成全補救之術輔天地帝王之功於是商於大中丞石公會同司道在省文武各官共捐貲治產以期永久欲望後之仁人君子同道相繼而共期其永久雖然自有此堂而滇之嬰得育也幸矣若滇之民各自育其嬰而無育乎此堂也更幸矣堂之育嬰與自育其嬰而不育於堂何去何從諒必有辨之者余又日望之矣是為記

堂中置買撥給捐捨田地通計十六頃五十四

畝八分

掩骼會碑記

巡撫石文晟奉天

竊思天覆乎上地載乎下凡昆蟲草木莫不霑造化洪恩況人為萬物之靈雖貴賤攸殊貧富各别至溘焉長逝時不同此臭皮囊乎何富貴之人黄腸長窆而貧寠遺軀無力殯殮竟有棄諸荒郊蔓草之中甚至充魚腹飽狼腸者不少良可傷也若夫郊原暴骨纍纍不絶致令扇風洗雨戴日披霜

試聽黯月魂呼凄風鬼泣仁人君子能不惻然動
念乎所以雒陽哀哭廣漢敷仁營舍停棺射聲播
惠古之人行之急耳茲逢
聖天子德邁唐虞仁符天地掩骼之政於康熙二十四
年頒行寰宇久各欽遵第恐守土之吏始勤終怠
因與少司馬王公時加檄飭各捐置水田八十畝
陸地數畝并於會城設一掩骨會焉然欲為悠遠
之謀必貴有善全之策乃為之徧勸諸人捐俸緡

以置産收田租以買棺共襄盛舉焉又慮乏人董理則銀租出入保無冒開之弊爰委雲郡丞以司其事隨於嵩明路南二屬據里民呈請售賣因先為置買外歲收租粒存貯會外以佐厥需迨後或再能覓購當再為勸石庶可行之勿替兼垂示永久歟矧今制府巴公賦性慈祥惠政仁風漸次廣被其感發人好善之念知必較前更篤樂施續置將見源源不已則以之瘞遺骸而澤枯骨不亦可

傳諸千萬禩乎故不辭方伯劉君之請而為之記

會中捐置撥給田地通計六十三頃六畝一分六釐五毫

雲南布政司題名記　布政使張允隨見前

今

上御極之六年春以允隨承雲南布政使缺視事後堂

皇東西北三面碑版立者陷壁者一一著手摩挲

無所謂題名云考省志嘉靖間吉水曾公存仁累

官左右布政有題名記署經屢遷石碣毀久矣距今幾二百年官未嘗一日乏人而履斯任者某也賢當師某也碌碌當置某也闒茸而狼藉當鑒皆無由識其姓名以覔討其事蹟然則題名之有無詎無關於重輕歟滇自元至元十年始設行中書省明洪武十五年改雲南布政司居然一方岳矣而自上國視之如駢拇附贅我

國家

聖聖相承聲教訖於無外數年來滇之疆宇尤加式廓
土田户口兵防學校諸大政日新月盛經而分綸
而合皆於藩蔵其成絶域之玀𤞤僰爨既諸種人
烝烝然于于然回面請吏陵陽臣僕而化權一攬
於藩又其地南控交緬西扼烏斯北據巴蜀上游
東撫黔中項背稱雄藩焉居是官者其體國經野
辨五地施十二教與中土同其籌邉柔逺審時度
務而張弛協宜與中土異僅以會計勾稽考年考

月畢乃事雖不至為人所鑿然已不足師而可置矣君子居其位則思盡其職職盡矣不名之名名也愈遠職之未盡而大書深鍥以自表暴能禁人不指其名以相訾謷乎題名之刻無乃可已而不已者歟雖然前之人有賢者余實師之碌碌者姑置之闒茸而狼藉者凛凛乎鑒之合衆人以律一身所謂責於已者重以周也遑遑為名計哉爰臚列前諸君子而殿以余名并虚左方以俟繼起者

景東創建試院碑記

吳應枚 見前

事有勞一身以安千萬人之身者即毅然行之而不嫌於創顧經始難善後更難使論議有餘經費不足縱能便益一時未必能垂法久遠若景東之建立考闈則異是景郡處省會西南萬山中幅員廣衍人文不亞於蒙鶴歲科兩試舊附楡城相距十七舍山坡險峻跋歷巇阨而新設之鎭沅恩樂及威遠等處又距景二三百里取道開南更爲遼

遠往返動經月餘余於歲試時目擊生童蟄面蹢足用殫力瘁思有以佚之而志焉未逮景丞徐君樹閩治郡六載政通人和與余素未謀面而所見適相合創議改書院為校士所時方伯陳公承制府尹公中丞張公德意方廣開義學以化誨夷鄉為亟務爰善厥請達諸兩臺兩臺以事屬創舉慮其妨民而滋擾也體察至再遂允行先是郡之紳士聞徐君之有是請也耄者感而泣壯者奮而趨

幼者懽而舞咸以為集一次就試資可作將來永久計齊心合力踴躍赴功不俟終日工費悉備徐君復偕鎮沅守章君元佐各率屬捐俸補苴不煩民不動帑相與悉心經畫鳩工庀材新其舍館籌其供億行有徘居有儲棘垣席舍釐然井然堂堂皇而軒軒爽銀川前縈筆峯左峙洵足以攬山水之精華壯文章之氣概矣是役也於兩臺得創制周詳愛民愛士之實意於方伯得樂善不倦之誠

於徐君得見義必為之勇一舉而數善備焉余不
敏幸得從事其際即炎熇載道千里馳驅懼不獲
仰酬
聖天子簡畀隆恩敢有越志歟夫移風易俗教學為先
景鎮二郡介居猓夔間地僻而人情樸茂薰陶涵
育之功尤不可緩無如道遠費繁赴科者往往畏
難中沮什不得一二使者奉
命掄才振興文教乃職分中事可諉為異人任乎剏規

模既定經費已充後之莅斯土者尚其不憚辛勤因巳成之基而加以培養俾蠻煙瘴雨之鄉敦詩説禮冠蓋相望庶幾毋負各當事協謀創始之苦心是則余之所深幸也夫

新建大關石城碑記　　同知　張坦　瀋陽

大關為昭郡分防地東接鎮雄西連永善北達四川筠高兩邑形若縱帶綿亘將五百里坣有硬底紅蛇之險嶺有雪山關腦之雄加以黄水老里渡

鹽井諸河奔流繞注於其間此誠滇蜀之咽喉而控制所必先也

世宗憲皇帝御極五年烏蒙易土歸流陞任總制大學士少保鄂公特

題通判分防重撫綏也顧舊治設在雄魁八年夷變更以通判駐魯甸而於大關增設同知當事以舊治之燬於兵而水源缺之也議改定城基焉而總鎮徐公始創移建養馬壩之議久而未決經總制

大司馬尹公巡撫大中丞張公更委巡東道今陞
粵西觀察使黃公新太協今署開化鎮崔公郡太
守徐公復行會勘而議始定大方伯陳公念夷疆
要地詳建石城為鞏固萬全計發帑委辦兒日興
修余奉檄經營度始隨高下形勢所宜平淤瀦芟
草萊定基一里九分週圍三百四十二丈厚一丈
二尺頂殺之城身崇一丈連女墻雉堞一丈五尺
有奇闢四門東曰景雲南曰昭德西曰擁翠北曰

安化門臺加城高各三尺臺上俱趍樓五楹咸高二丈四丈是役也用丈石以數千計甎數十萬計灰斤百萬計匠夫供作十萬計而車牛石脚之僱運不與馬於雍正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動工十三年九月朔日即工相助經畫者為今左營遊戎蕭公而董率規理身任其瘁者則鹽井渡廵檢王子名景周之力獨多云落成之日余及同城寮友攜酒榼登西城樓開軒四顧見玉屏倚後河水縈前

向之所謂蔓草荒煙若曾不復覩而樓堞參差儼
一雄關巨鎮矣余因之重有感焉大關為烏蒙邊
鄙地向隸土司祿氏特雖守職羈縻勿絶而夷人
恃其險阻攻盜刼習剽掠漢土之民入而不可復
出若比比也今
聖天子神武遐宣撫遠弗闕使千百載蠶叢崎阻之區
慕化歸誠建關置守襟帶河山成我捍衛是足以
握滇蜀之樞而永消反側矣斯城之設顧可忽乎

哉爰記其顛末勒之於石使後之司土者有所考

焉